

陳忠裕公全集

五十二冊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八

青浦王鴻逵用儀

婁縣莊師洛菴川

青浦王祖德甫輯

青浦趙汝霖惠蒼

編訂

青浦何其偉韋人

文

訕蜂文

并序

陳子入野見羣蜂大出營營甚亟疾音聲繁碎足翅竝舉不知其所託處是數往數來也童子曰彼其居也巢綴簷壁木託層壘萬輩戢戢其房又非自爲也主人者

置之故朝離其居望卉木而趨若農者之穫吏者之斂
也是且爲蜜然而天寒荒脫蜂方養逸火熏蜂去盡收
其積故蜂春勞夏富秋貧也陳子曰嗟乎蜂勞爾形費
爾日爲人謀甘而已不得食是大可悲憐者方其儲芳
壅盛滿志高處且以爲計長久也彼甚貪也而不得有
遂爲文以訕之其辭曰

昔者回其執事人

嘻蜂兮曷役之器小情攷怒目輕翼羣出薨翹木英草
萑合遊參差口擷足載其體勤斯穿鉤密隱蕊折瓣搗
非爾殘物用營餘貲藏螫於後令人懷疑朝出暮歸來
疲不自持所取非橫欲則無涯嘻蜂兮爾所居板爲屋

依霑覆外危附裏區複竇瓏者門出入其腹徵斂大野
踏香扇馥爾倉困鱗鱗肥稠并積濡漉以資永長用爾
育高居棲族孰所襄香乾寒裂開爾房白茅綴火烟上
移集恐惶主人去遺其糧童僕口甘熬炒熟黃蜂何去
在高桑蜂歸來饑欲僵嘻蜂兮何皇皇而贅務軀幹織
半菽日循一畦大酺空家何虞自立斂賦悉徵收藏大
喪終輸一旦爲人安而獲食昧罔寤明年春氣發膩萸
思復饒裕廉欲死絕飲舖貪欲死藏不固胡弗深崖廣
畝之房金石錮

釋愁文

歲在涪灘招搖指午有神下降集於庭隅告謂陳子曰
子適時精悠歷世隆全耽文環麗駕譽高淵其有所企
可俟以年而子墨墨塞心頓神縮髓煩枯瘳加焦懟益
侈絲常獨倚仰天反指悼胸憑虛不醜不美乖氣充紘
光燦內累遇盤突嗟在歡如恥聰明滑逸戶牖黝幽中
紛多營口不能謀殿屎經時視日爲仇淒若荒夜亂於
碣藜遐矚疾瞻棲止浮游菘有專情決奔淫流不懷世
繩抵務急惰娛心目去鞅縛并率覃覃恤恤自相惑扇
起伏倏忽類繁族衍指高躑下疑有深戀究詰宗涵端
倪渺暝飫之勿厭淪之勿清挫之勿鞞擯之勿傾蘊萃

子躬日夜發生世皆湛和獨子厲盲侘傺沈恆體僵目
瞠一緒偏引萬途芽萌扃戶惻吁裏蹇表孛鬱軫善來
嚼辛病痲比於玄房醇酒難醑纏嫁他物繼續憤憤子
實徽通厝情晦昧必有大戚都子腑肺潛察宿疾厥號
何輩授予根莖爲子割拔陳子曰余負斯恙有年矣甲
子始朝困涸神傷太卜示兆云有神人解此僻愚豈其
是耶遂再拜長跪告於神曰某植衷寒莽恣情誕孳疾
痛盤中厥名曰愁播種虛窳興起駢稠倏兮如夢凜兮
如秋徑途懿凜罔象拘囚攻之累歲近劇遠瘳凡人
不
樂心有欲就或慕充盈或懷哀繡或趨聲色或眷年壽

未獲戚戚有時邂逅惟余鮮慕遇物反覆舉世賢明已
賦疎翫余德胡儉余悲胡富曉光展初蹶興披帷引鑑
鄙容心傷所之沄沄客徒不見悅怡掩坐越神俯仰呻
呶勉期假寐歷魂賊隲遁於沈涵祥稱可宐遵軌投方
跪獻威儀世謂合道余竟大悲輟蹟重困彼人歡嬉陰
持兩端突梯首鼠號曰中庸危人愁予海外仰聖驪皇
大行齊聲貢哀資祥馘細人如蠓懷抱迂舛草萊不
治妄憂統冕意長路遠處身重繭口如鴟夷與暗莫辨
極目摧傷臆輪輾輾公卿透蛇止嶽行風傑步賢趨當
世鉅公朝請田宅暮乞兒童費用隆盛盤餐充饒彼大

娛樂余則深恫愁此視肉致術乃工廠所切悼余有賤
器形類匏瓜睽違涉利大用非時小用見棄直鉤入水
其姜司第難動食指不遂歡事壯歲寂寂莫奮心智氣
決才輟何所謀議外若鄙夫內實自恚我觀世人輿臺
賤徒負重喘汗髡髮焦鬚濁酒譁笑心開意愉張樂進
卮樂余爲誣魍肩之媪醜逾嫫母研朱褶衣逐媚和娛
豈無媼娥自顧不妹凡鄙小物各有饒裕蠢若螺蚌眉
目不布穢若螻蛄熟饜土趣噏噏舒涎翮翮躍足余羞
不如動與愁遇敢告司命使余有身曷弗爲石不知屈
申雜雜能感自生冬春倍情百莛莫適所真幸茲靈騶

弭節陋庭願因神威開其愁扇遷心笑歌永保清醒與
世偕樂神其余聽再拜求釋神乃告曰我知子疾勿事
他省眾庶憑生小獲意騁賢哲慮引爲已胥子愁何
窮常負耿耿我聞大德混樸至道氤氲治亂無累榮辱
菑分世樂旣忽子愁不聞伐子妄慧免子迂勤澹漠持
心與古爲羣余敬受之愁乃引去

漢詛匈奴大宛文

爲壇長安中壇西北嚮直匈奴大宛也巫百餘人各以
方祠祀神或祀月祀太白祀蚩尤祀天駟王良及塞外
名山川云牛犢珪幣具備巫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東駕

像烏師廬兒單于以棘矢射之桐人三寸鍼其手足使
不得動瘞壇下坎中卽左右賢王屬也有旗焉曰靈旗
畫日月星辰下有馬馬皆東馳象宛馬也奉旗西指詛
辭曰皇帝封賢款荅羣神靈輝駿奔從順繇遵所欲必
贖所擠必淪林縱符拔苑物麒麟文蜃南貢星施北賓
介我先覲獲與天親今有不樂疾墜厥身匈奴獷鷲乃
懷其穢恃驕於天望深上愍威霆數虔挫捫時駮北庭
虛空胡鬼滿塞怨腥雜聞莫知懲忒又鑄金人戲爲帝
醉滯林不恭場報亂妃帝省其凶屬我芟刈攝汝厲魄
擲撻陳辭稚胡洞胸羣魑傷瘕醜像授首狂酋成屍繹

繹阜雪冰固沙垂火焚穹廬畜牧耗衰泉源竭枯草木
黃萎生子鄙紗不任馳驅三世之後僥焦等夷辮髮織
織爲漢弄兒大宛西負侮神不逮饗利嗇賈罔設錢幣
嗜酒醺盈婦言是制誘龍產駿勿上漢繫反陷金馬肆
其賊盍出師玉門颺舉殄殪爰拂靈旗百神飛揚漢兵
鼓慄宛王魍僵旣祭馬祖王良策襄神駒厭羈東望奮
驤朝離貳師夕息建章龍種來遷永孳漢疆神從歔歔
交臂受事皇帝悅愉益虔祀義兩國覆沒天廡大備惟
神及漢始終和媚兵威克殫登封極瑞羣靈來斯與帝

崑山弔二陸文

并序

陳子遊乎崑山之陽登降偃仰于時冬也覽落葉之流
離追川原之古昔亂石甃立荒棘鴉聚大水西照四山
東羅浩浩者何千載之事也於是窮茲山之錫名憑二
陸之遺蹟颯然以悲爽乎深懷嗚呼寧惟天道哉夫哲
人審才而厝身智士達時而御變藏玉者不於車輪之
下撫弦者不調鐘鼓之閒何則貴質不注危塗而孤韻
難爭繁會也二子揚才秀達肆義芬芳而違攜德音操
觸機阱豈命臨慧塞而履幾才盡乎慨自赤烏失羽青
蓋遙征妙譽宿馳人倫共跂晉欽珠玉之入懷吳抱銜

輿之新恥而二子脫屣宗國托蹟典朝會稽竹箭移植
嵩陽東海修鱗來遊洛水將無異姿必假物而隆盛略
恥隱身而絕達人所營固其然歟及其吐納英標聯綿
時彥繡幕上客金谷嘉賓夫南風餘扇安可披蘭午壽
遺香便能引鳳抑才情繁和非清和準律也洎乎戈倒
青妖輶輕黃屋野爭羣馬朝失雙駝二子者身托凶王
隙開讒將文武道盡圭璧同摧嗟乎徂地遊魂無復雲
龍之氣河橋朽骨難歸婉變之鄉翻愧野麋長辭唳鶴
嗟乎旣觀吳社之遷復覩晉鼎之覆幾分潘石之波旋
受成都之刃履命不辰于斯爲酷然使二子蟬蛻本朝

鴻冥江外避典午之中崩俟永嘉之後祉則北風長往
豈必季鷹之名南國華宗不數瑯琊之族惜其疾急功
名赴蹈焦爛良足悲也余眺覽山阿緬懷文雅繫稱同
里易動昔哀聊託鄙詞憑質冥漠云爾其辭曰
依夕陽而升阜顧山阿以難忘嘒鳴籥之辭條莽寒原
之不芳愁時序之易盡等日及於久長隨暮雲以起懷
惆賢哲之嬰喪吳紐絕于江濱引鸕雛而北翔尚雒中
之貴遊外華淑而內狂雜椒風之妖德托枳棘以自戕
豈智晰于幹流犯夸名之薄涼皇綱紊以鼎淑攘羣藩
之相擬既投策于豪宗爰援師于前宗非小挫之見收

積巨隙於內訾獨平原之嬰違致丹宗之酷累霜厲威
以誅草觸憑天之枉矢截鱗角以試刃脯鳳皇于翠水
愴全身之昧幾泣危弦之不止伊哲人之撫運命無道
而相謀幾處靜之眾妙秉徽繩以優游顧江表以偃息
送禍亂而無尤守邱墓以傲志托東陵之故侯豈晉祚
之東播匪循榮之可儔棄家聲於本國務廣道之阻修
嗟羈魂之難招空索莫於山邱戒永言于豪士信循理
而慮周胡比喻于目睫蔑微照於內求誦歎逝以加愴
烟縈縈而永愁謹秉志以要貞無來哲之我訖

說

天說

我悲夫天有其權而勿能用也我悲夫天有甚盛心而輒失也柳宗元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其意以爲天如果蔬癰痔草木無所用心者是太過吾且爲正其說人固有休福積沓或累禍迭興若或扶之若或摧之豈非天所爲乎扶之不當其功摧之不適其罪豈天固爲此恣睢放侮哉以我斷之天者甚欲賞善而罰惡舉而行之則誤其所謂善者不善而所謂惡者不惡也此其不明亦不得已之勢也今夫蟲蟻蠅蠹之屬必有所謂

善者所謂惡者而人不知也人之權得以禍福蟲蟻蠅
蠓極矣今欲別其善者而全之惡者而殺之雖有智者
不能其勢不便故理亦不相通也天之於人也猶人之
於蟲蟻蠅蠓也人曰我人耳智所勿及則勿治之故聽
蟲蟻蠅蠓之善惡生死而我弗與焉故亦無冤而呼者
天則曰我號稱天矣而人非我治我甚恥之于是日求
人之善惡以致其禍福以爲我之所爲人且大服孰知
刺謬怨憤者乃若是之多也天又恃其高大卒無絲以
告之故至今而未悟嗟乎中主已上孰不欲賢賢而退
不肖卒其所以失者用之甚正見之甚反也夫天苟知其